

詩經語譯

卷上

著吳子

行印活書學平上隆

陳子展著

詩經語譯卷上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詩經語譯卷上

三二、初版

陳子展著

〔全一冊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版權所有
印刷必究

〔版權所有〕

上海白克路八十八號
太平洋書店出版發行

上海白克路寧壽里十一號
太平洋印刷公司代印

總發行所 上海太平洋書店

批發部

上海白克路東段
八十八號門牌

門售部

上海四馬路中市
一二四十五號

詩經語譯序

一

爲什麼要翻譯詩經呢？

這一個問題我自己還沒有提出，已經有一位署名少問的，不嫌多問，他替我提出了，又替我解決了。

記得那是今年三月的時候，我把國風試譯了幾篇，寄給申報自由談發表，隨後還寄給林語堂先生主編的人間世發表，這位少問先生就做了一篇爲文章而文章的文章，刊在上海大美晚報。他說：

大約是從去年開始的吧，極左和極右這兩派思想在中國文化界的衝突就日漸尖銳了起來。這中間原來既不屬左也不屬右的「第三種人」當然早就表示了超然的態度，就是那些直接參與這個衝突的文人也因為種種關係而不得不在文章中減少甚至完全消去自己固有的色彩了，於是不左不右的文章便幾乎壟斷了整個的中國文壇。這種不左不右的文章底形式雖然有幽默的、諷刺的、正經的、長的、短的不同，但其實質卻是一樣，那便是迴避現實。因為只有迴避現實，才不致與左邊和右邊發生直接的衝突。迴避了現實之後的文人當然還要繼續寫文章，否則便不能解決肚子問題。但是寫什麼呢？首先是談女人，其次是寫風景和天氣；如果女人談得太多了，風景和天氣也不能寫了，那便開始講俏皮話，去引誘那些貴婦人的暗笑；或者翻譯古書，譬如詩經之類，以顯示自己底喜故翻新。這樣，既不涉及國家大事，又不關係生存競爭，而文章却是一批一批地產生了，文人的地位依然可以保存，肚子問題也就隨之解決，豈不妙哉？！

不多幾時，這位少問先生又在同一刊物上發表一篇難爲了編輯先生的文章。他

說：

一般做集賢文章生活的文人，當然是很注意編輯先生的態度的。因為許多編輯先生採取了不左不右的態度，所以許多文人也就著起不左不右的文章來了。於是考古、談女人、說俏皮話、翻譯詩經、寫遊記、弄小詩——所有這類不左不右的文章，便成爲了一九三四年最摩登的文章樣式。

這些不左不右的文章之特點，當然是超越現實。因為只有不談現實的問題，只有遠遠地離開現實，才不致於與左右兩極端的思想發生正面衝突。

少聞先生這兩篇文章雖然不是專爲我一個人寫的，可是他把翻譯詩經看做談女人、說俏皮話、寫遊記、弄小詩、考古等等一類，他以為同樣是迴避現實、或超越現實、不左不右的文章，這是一九三四年最摩登的文章樣式。他這些話究竟對不對呢？我以為，他說到別人，或許完全是對的；說到我，我就要不很鄭重的聲明一點異議了。

那麼，我爲什麼要翻譯詩經呢？

詩經語譯序

詩經語譯序

四

在我有一個偶然的突發的原因。記得是今年三月初頭的一天，我獨自步行到霞飛路生活書店、商務印書館分店去看有沒有新書，順便溜進女子書店，看到了陳漱琴女士編的薄薄一本詩經情詩今譯。在這本書裏面，除了陳女士自己翻譯的八篇以外，她還搜集了劉大白、顧頡剛、魏建功、鍾敬文、汪靜之、饒皖峯諸先生的譯文二十五篇，合爲三十三篇，這當然要算是郭沫若先生卷耳集以後國內作家翻譯詩經的一部總集了，雖說篇數不多。

我把詩經情詩今譯翻看了一過，覺得這和卷耳集都是零零星星選譯的，心裏忽然發生一個奇怪的想念道：「詩經怕是可以完全用如今口語來譯的，我爲什麼不把牠全部譯出呢？」

這就是直接引起我來翻譯詩經的一個原因。

自然，少間先生說我是和其他的所謂「第三種人」一樣，爲了「遠遠地離開現

實，「纔來翻譯詩經，我並不說他完全不對，不過在我當時是不自覺的。何況我的平日做學問的經歷，以及目前的生活境遇等等，都有湊成我來翻譯這部書的可能。不過少問先生不曾過問到這些，自然也有可原諒的地方！

二

詩經是不是值得翻譯，需要翻譯？翻譯牠的目的在那裏？

關於這樣的問題，我想先把他人的意見引到這裏，然後再說一說自己的意見。郭沫若先生的卷耳集序說：

我國的民族原來是極自由極優美的民族，可惜束縛在幾千年禮教的桎梏之下，簡直成了一頭死象的木乃伊了。可憐，可憐！可憐我最古的優美的平民文學也早變成了化石。我要向這化石中吹噓些生靈進去，我想把這木乃伊的死象變活轉來，這也是我譯這幾十首詩的最終目的，也可以說是我的一個小小的

野心。

原來郭先生是反禮教的，所以他纔選譯國風裏「男女間相愛戀的情歌」，他是反封建的，所以他纔選譯這一「最古的優美的平民文學」。至於他想藉着他選譯的四十首詩，就可把我們這個好像沒有生氣了的民族復活起來，他的「野心」也就算是「不小了罷」！再有顧頡剛先生的詩經情詩今譯序說：

國風中的詩篇所以值得翻譯，爲的是有真性情。這些詩和唐人的絕句，宋人的詞，近代的民間小曲，雖這辭有工拙的不同，而敢於赤裸裸地抒寫情感則無異。中華民族的文化苦於禮法的成分太重，而情感的成分太少，似乎中庸而實是無非無刺的癩癩，似乎和平而實是麻木不仁的病夫。我們要救起我們的民族，首須激起其情感，使在快樂時敢於快樂，悲哀時敢於悲哀，打破假中庸假和平等毒害我們的舊調。而情感最集中最深入的是男女之情，故以打破宗法的家族制度下的障礙爲第一義。這些吐露真性情的詩篇，使人讀了發生共鳴，感覺其可寶貴，從而想到自己性情的可寶貴，就是打破這種造抑自然的障礙的好工具。

在反封建的一點上，顧先生的意見似乎和郭先生差不多。顧先生反對舊文化，尤其是舊道德，所以他以為翻譯那有真性情的國風，叫人讀了，發生共鳴，激起情感，可以從禮法的枷鎖裏解放出來，這也是救起我們民族的一個法子。可惜顧先生不像郭沫若先生一樣有一點「野心」，自己動手把詩經多翻譯幾篇，僅翻譯一兩篇，未必於救起民族有功的！又陸侃如先生的詩經情詩今譯序說：

詩經之需要翻譯，是無容討論的。詩經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古的傑作，用的是三千年前的白話。我們生

在三千年後，要去了解和欣賞原文，那是古文學專家的事。要使這些古詩公之大衆，倘非譯成今語不爲功。

陸先生是專從文學上立論的。他以為要使現代的大衆都能夠讀得懂詩經，就非翻成現代的白話不可。但現代的大衆是否都有讀詩經的必要？陸先生似乎沒有想到這一層。

現在，我要把這部詩經整個兒翻譯出來了。不是幻想把牠譯出以後，對於挽救國

家或復興民族以及對於世道人心之類有什麼幫助，也不是妄想大眾都能夠讀牠，或作爲青年必讀書，我只盡我最善之力，儘可能地使用比較接近大眾的語言文字翻譯一部上古的詩歌總集，決不故意摹倣外國語法，也不存心誇耀古典詞藻，但要看看純粹的白話是不是可以創作詩歌，先由我這個沒有創作天才的凡人，從翻譯古詩來實驗實驗。自然，三千年以前的詩歌，無論牠在當時用的是雅言是俗話，其中所包含的社會意識，以及當時當地所有的自然物和人工的器物，雖是用了現代的大衆語勉強譯出，未必現代的人都能夠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因此就可作爲大眾的詩歌。那麼，我的這個工作究竟會有若干成功呢？連我自己也沒有什麼把握。僅就國風一百六十篇來說，倘若賢明的讀者認爲我的譯文也有一兩篇甚至只有一兩句可以勉強算得像樣，一定是比較接近大眾的話語，那是無疑的！不過我們提出大衆語問題是今年六月半間的事，我的詩經語譯快要完工，不曾嚴格遵守大衆語的條件，那也是當然的了。

最近有一個朋友對我說：「你把詩經翻譯出來，對於讀原文不懂的人有不少的幫助。」我是不會抱有這種奢望的。本來我的譯文爲了想要顧到忠實於原文的關係，有時沒有辦法，像是一種有韻的注釋，和王逸的楚辭章句一樣，不能說這於讀原文不懂的朋友沒有一點用處，不過這用處也就有限得很。你看從毛公以來，詩經的注釋不知有若干家了，關於詩經的著作不知有幾屋子，至今看起來，究竟有那一家最對，又最滿人意呢？難怪胡適之先生要發憤做一部詩經新解，然而「善於做上卷書」的胡先生，恐怕至今這部書還沒有做好上部。而且他老先生是自己承認有「歷史癖」，「考據癖」的人，「談談詩經」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了，可是他的朋友周作人先生竟禁不住要說他「太新」、「武斷」、「大膽」。前人說過「詩無達詁」，這話不錯，我以爲不僅詩經如此，凡詩都可作如是觀，字面解釋只是皮毛，要真切地了解一首詩，須憑各個讀者各個一瞬間的直覺和感興。一首詩果然能够引起讀者的直覺和感興，一定這詩

的本身具有訴於人的情感之力。情感是瞬間的，容易消失的，常有變化的，正因為如此，所以甚至連自己做的詩，過了一些時候，每讀一回，就可有一回不同的感興。這樣說來，詩的注釋，詩的翻譯，壓根兒就是不必有的事，真像嚼飯哺人，自己固然嚼不飽，人家嚼你嚼過的東西，要惹出一場惡吐，那也是可以發生的事了。

記得好幾年以前，顧頡剛先生爲了要掃除從漢朝以來詩經學者的胡鬧瞎說，做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做「瞎子斷扁的一例——靜女」。自然，僅就靜女一篇而說，漢朝經師所下的解釋，就本有迂謬難通之處。所以顧先生要說：

我們現在評歷代的經學，並不是要自命不凡，標新立異，也不是爲時勢所趨，避輕就重，即或通人，資因我們有眼瞎而他們沒有眼睛，我們有理性而他們沒有理性，所以他們可以盲目盲心的隨意亂斷，而我們不能如此。

自從顧先生在學術上放了這樣一個大礮之後，引起了一場關於靜女的論。就

古史辨第三冊裏收輯的文獻而論，參加這個討論的學者至十人之多，往復討論的時期延長至四五年之久，討論的文字將近十萬言，似乎還沒有一個定論；又靜女這篇的譯文，至今怕在十篇以上罷，也似乎還沒有一篇人人點頭，個個心服的定譯。僅僅解釋和翻譯詩經裡面的一篇就够這麼麻煩，倘若要把詩經三百篇通通註釋譯出，這工作的麻煩可想而知；而且自己這樣麻煩透了之後，一定還有人家來和你麻煩也可想而知；「瞎子斷扁」，怕是永遠這麼繼續下去的罷；因此，我也不妨把詩經全部譯了。

三

我要說到翻譯詩經的方法了。

我很慚愧的，無論國家社會，連我自己也沒有給自己一個讀通一種外國文的機會，而且平日閱讀他人翻譯外國人的東西極少，因此不曾接觸過關於翻譯的問題。

如今我在翻譯詩經了，究竟用怎樣的一種方法呢？

好在翻譯詩經而且出過小冊子的，最先有郭沫若先生，稍後有陳漱琴女士，他們已經把自己的翻譯方法告訴給人，我就不妨從他們學一點乖。郭先生的卷耳集序道：

我對於各詩的解釋是很大膽的。所有一切古代的傳統的解釋，除略供參考之外，我是純依我一人的直觀，直接在各詩中去追求他的生命……

我譯過的方法不是純粹逐字逐句的直譯。我譯得非常自由，我也不相信譯時定要限於直譯。太戈兒把他自己的詩從本加兒語譯成英文，在他園丁集的短序上說過：

「這些譯品不必是字字直譯，原文有時有被省略處，有時有被發揮處。」

他這種譯法，我覺得是譯詩的正宗。我這幾十首譯詩，我承認是受了些園丁集的暗示。

郭先生純依個人的直觀去領會詩意，主張自由意譯的方法，這當然不算怎麼錯。因為便是有人自己做一首詩，再由他自己用另一種語言文字譯出來，也未必能夠純

釋逐字逐句的直譯，和原文的字句或意思一點也沒有出入的。至於郭先生運用他的意譯方法有沒有做得最好的地步，我想他自己會比別人更要知道清楚一些，似乎他人不好說得。

只有陳漱琴女士可對郭先生不甚客氣了。她的詩經情詩今譯序說：

我壓根兒不喜歡「臆譯」的詩歌，懸空添上了許多廢話。我更不喜歡毫無韻味的詩，竟直和散文沒有分別。同時我對於郭沫若先生的卷耳集，也還有些不滿意的地方：

- (一) 語句間的增減，如女曰鵲鳴、鵲鳴，東方之日之類，雖然他自序說過不是純粹逐字逐句的直譯。
- (二) 把一些搖曳生姿的「興」詩，改譯成質直的索然寡味的「賦」詩。如野有死麕之類，因此我的譯法是尊重直譯的，除非萬不得已時，採取一點意譯。

- (三) 韻律本是詩歌的要素，自詩體解放以後，韻律的形式完全打破了，在我譯詩的句尾大半還保留一點自然音節。

陳女士批評郭先生譯文的地方也許不算怎麼錯，可惜她自己祇譯得八篇。郭先生已譯陳女士重譯的佔了六篇，或許爲了她的方法更好的緣故，譯文更要勝過郭先生譯的罷。至於郭先生所譯，最被陳女士指摘的野有死麕一篇，說是「採芣生委的『興』詩，改譯成質直的索然寡味的『賦』詩。」不知道她爲什麼沒有重譯，不然，我們倒可以從她看一看「興」詩究竟要怎樣譯法了。

現在，我要說到我自己關於翻譯詩經的意見和經過：

郭先生偏重意譯的方法，陳女士偏重直譯的方法，我用的又是那一種方法呢？老實說，他們說的方法都對，我都很佩服，可惜我沒有本領充分運用這兩種方法的一種，使我的譯文能夠自己滿意，並使一切的才子佳人文豪學者看了也都滿意。記得有一個朋友說起話來，兩眼朝天，鼻孔咻咻地響，滿口的甲也低能，乙也低能。我只老實告訴他，我是無能，因爲所謂「低能兒」還是有能，不過低而已矣。倘若我是大言不慚地自